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目録

序門 典序二十篇

譜序十篇

卷之三　序三

柳氏家譜序　謝氏族譜序

劉忠愍公年譜序　司馬南澗楊公家世序

簃北三同序　同年三會序

圖序 四篇

卷之四　序四

具慶重封圖序　海山慶壽圖序

南垣便養圖序　南厓幽憇序

壽序 八篇

卷之五　序五

卷之九　序九

卷之十二　序十二

卷之十四　序十四

祠殿記九篇

卷之二十　記四

卷之二十五　語三

題書語 三首

答示語 四首

卷之二十六　　說門 八首

題辭門 十二篇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明奉政大夫雲南武定府同知龍湾先生高公墓誌銘
兩淮塩運司同知渭坡高公配安人邸氏墓誌銘
行人澤州孟子乾墓誌銘
明故海州知州龍坡李君墓誌銘
明奉訓大夫覇州知州比橋劉君墓誌銘
襄陵尹胡君墓誌銘
裕州同知贈光禄寺少卿郁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六　碑七篇

卷之三十八 祭文門十三篇

業舉者不由性命多俠闊之為釣名謀利之意一聚後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一

後學北地李楨

序一

易經大旨序

易大旨、唐漁石子之所著也、夫世有二學、一曰性命學、二曰舉子業學、為舉子業學者、或背經而蕩於辭、為性命學者、或浚經而淪於空、之二者於治道皆損焉、夫舉子業與性命豈有二乎哉、夫辭變象占聖人之道、所以大、而君子所由、密於觀玩也、若獨於其動

無不至矣寧唯揚旨五經類然乃列此文首篇

焉學之其所遺者多矣是故黄牛健馬不害語乎畜也翰音雉膏不害語乎禽也岐山大川不害語乎地也雷電斗洙不害語乎天也昔程子教門人十日為舉子業餘日為學乎亦嘗疑焉將程子不以聖人道待舉子邪若知性命與舉子業為一則干禄念輕救世意重周之德行道藝由此其選也漢之賢良孝廉由此其出也於戲大旨之著將非漁石子藉此而進諸士子於深靜精微之地乎諸士子若徒以舉子業求之則漁石子所謂立言之道終身何如之旨者信

乎文外於此而孫之甚矣、

按王書讀春秋故視彖辭、而守道正王靈在天王志氣在集先生大族其竅數與則所謂延津龍合乎兩、具不朽矣

義勇武安王集序

王集元季巴郡胡琦嘗編刻名關王事跡、國朝解郡州相繼者又增刻二三次今板本模糊文字缺謬已不可傳遠閒方理解志并釐王之世傳竊欲校刻此集未能也乃潛江初公巡按是地爰有是命又懼耗貲損民非王所欲即以其香火餘金充工食費、于是柟遂得申次其文裁删其冗采補其缺或考諸蜀記或質諸本史或訪諸當陽志或問諸常平

里而王集成凡六卷柟嘗謂勇不善用匹夫之力貴育之憤也勇而善用聖賢之道文武之怒也當漢末世劉先主帝室之冑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諳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在解梁身為布衣爾乃見超乎億人之上趨數千里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禀之高學問之正睠玆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眞其勇乎凡天下大業之成雖其時主之聖天命之新然皆賢人君子才智

忠賢爲之經營。及其敗亡。皆小人浸潰以致之。若乃臨危遇害。小人者。又竄身誅已。改面事人。而賢人君子。獨效節不去。則天道似多福淫而禍善。老莊鄉原之徒。由是稱也。然則王之事亦天乎。昔者齊崔杼弒君。晏平仲以爲人有君而人弒之。而不亡不死不行。及被刼盟。則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君子猶或譏其不亡不死不行之非義也。然則凡食漢土之毛者。孰非其人而暇恤其緯乎。彼曹操孫權漢世雄賊。已勿足論。其餘從而

事之者雖其籌策之良材力之盛則亦盜跖分均出後之仁義耳又安可與王比方孔明因論馬超推王在黥彭之上目為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辱王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若乃曲儒陋士疵王矜己傲物以取敗夫以王之所及其視當時人不啻犬彘故於孫權罵以貉子絕其請婚非以為狂也其於曹操親刺顏良封還

始疑唐表既若宋作而不可無錄焉以文潞公重也

賜金非以為廉也其旨深遠而其道廣大舉吳魏君臣皆不解其故雖後之君子不過目以國士虎臣耳然則王之心又安可語邪故今校王傳而因間論其心注之各章之下使貪夫懦士亂臣賊子雖死尤不免于懼云

文潞公集略序

潞國忠烈公文寬夫集凡二十卷蓋其少子維申討求追輯以成帙而葉尚書少蘊所為序行者也今板本不傳久矣沁水李司徒公叔淵家有抄本字多差

訛他日巡按山西潛江初公啟昭命柟校刊司馬文正公集李公曰文潞公集亦不可以莫之傳也乃以其本付解州柟得而校正其十七八焉仍公遂命平陽守王子公濟刊木以行嗟乎公之集誠不可以莫之傳也柟嘗謂文行無二道知行惟一理其知真者其行致其行高者其文實公方兒時已有取毬之智及今翼日即用李本之策報不言恩德如丙吉祈宿殿廡勇若樊噲爲相賢于夢卜上企傅說知軍敏于錢穀下陋周勃唐介一劾不惟與之同升其子亦至

集賢李稷一傳不惟使之八拜其父亦且死感沮汪輔之以出御批眞與卧獲北門之體抑夏竦以助明鎬得討伐貝州之策即更張而諷安石或結社而請司馬故契丹北狄亦稱天下之異人洛陽士庶乃立資聖之生祠蓋公天性忠誠器度弘深既略且果亦重而安是以臨事風生即物有名故其所著典冊章奏辭賦歌詩凡以發所行耳觀者就其為人求之斯刻者之意也

司馬文正公集畧序

溫公品題無出涇野之手而公之出處係宋之盛衰後來無人道出是可與老蘇春秋論並傳

司馬先生傳家集柟在史館得之于侍讀安陽崔子鍾以簡袠重大取其要急屬吏抄出曰集略凡三十二卷未及對讀崔子遷南大司成柟謫判解州今年秋潛江初子見集略而愛之曰溫公致君澤民之道盡在于是不可以莫之傳也且解夏邇其故里尤宜急行于是命柟校刊于河東書院是書既經吏手字多訛漏遍訪蒲解皆無舊本特以意見校正付梓人氏未復得是書于沁水李司徒及運城張學士家欲全刊之業已垂半邇以類補附亦少完矣昔蘇子瞻

謂公能動天人信華夷皆本于一誠是固云爾然使明有未至則亦不能動中機會如庖丁之于牛也故柟謂公之道直如汲長孺而不訐識如賈太中而不驟文如陸敬輿而不冶廣如韓稚圭而人不可欺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使在孔門則閔騫之孝友季路之忠信子貢之達冉求之藝未知孰為後先也於戲實立于脫桃之餘智發于擊甕之頃行成于警枕之時君子謂公天資學力皆不可及不其然乎韓退之云孟子純乎純荀楊大純而小疵程子亦云本朝

純而不雜者三人以公為首則公其亦荀孟之徒歟柰何王安石呂惠卿沮其衡于生前章惇蔡卞輩又遏其衡于死後則公雖欲闢邪說正人心亦臧倉之於魯也故栴又謂宋一用公以成元祐之治一不用公以成走海之禍公可謂國之著蔡者乎然則斯集之刻豈徒然哉

晦庵朱子文抄序

或問晦庵朱子何以文抄也曰朱子之文浩瀚無涯學者未能徧觀而盡識是以抄其要者以範後進耳

紛紛論漢以下子氏者不啻萬猶水火則朱子學問好奇者多訾之以朱子之時安得不詳其說則文必行矣

海虞吳氏抄於宣德之初、安陽崔氏抄於嘉靖之中、皆切近矣、合觀二抄不下數千萬言、併計所不抄者雖萬億言不啻也、不亦已多乎、曰公都子以外人好辨譏孟子、孟子以為不得已也、朱子之言亦不得已之意乎、昔者漢高祖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惠文景武繼之、仍襲戰國亡秦之故、挾書之禁、久而後弛、于是何、倉以刑名、為相、良參以黃老、餙治、徹賈以游說傳、行、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猶紛然杭也、廣川人董仲舒者、三年不帷、一遵孔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文极有此序不當文殊辟支誹法也

咸師尊之。其言主于正誼明道。而謂春秋爲大一統。位雖未顯。道則常行。六經用章。斷獄者。引經折僞。繫囚者。受經闡道。或印綬加身。而守死。或汙辱釋椽以覯仁。至有鞠躬盡瘁斃而後已者。用能扶漢業于四五百年。魏自建安七子以來。崇尚五言。爭眩靡麗。晉宋承之。汩于齊梁陳亡。或怨以怒。或治以纖。三綱淪而九疇斁。至篡弑以相尋。河汾人王通者。出隋開皇之初。進獻十二策。以期太平。退擬六經。纘明先聖。一時董常得其蘊。王珪魏徵杜如晦薛收。發于事業。以開

唐初之治李唐之世半踵漢而襲梁達摩羅什之氣未斬也蕭瑀合掌禮佛稱地獄以拒傅奕至有宮人出而為尼畜髮以踐天后之位濁亂海內幾頃唐祚宜乎永貞以後元和以前迎佛骨于天竺舁傳禁內雖號學者出家爲僧夷狄熾而中國滅矣河陽有韓愈氏者出奮不顧身上表論諫其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表上而身貶言出而道章誠足以正人心于百世也宋承五季之亂立相多仍舊人于是君子小人迭相柄政王欽若出守天

雄閉門誦經其後安石撰著新說益肆其奸至使李
沆寇準不獲常用而司馬君實兩程夫子且被逐譴
遂致徽欽狩虜汴京丘墟南渡以來諸儒學術又多
不同陸子靜高才篤學亦名儒也偽為偏之學其
徒楊簡楊其波而助其燗宛若支離辟支之護法也
而況陳同父張九成輩或以功名或以詞章相蕪于
時扎婺源晦菴朱子者出先格致以擇善即誠正以
固執事為之辯言為之論理不明不已道不直不休
聖學至是亦大復續乎是故董子明春秋而人心正

文仲子續六經而聖道顯韓子闢異端而正教明朱子辯群說而斯文之實學定又曰聖學雖以言而明亦以言多而晦析危微之弊求精一之中此三聖人示萬世道學之的傳也故朱子又嘗言曰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今觀大學孝經論語曾子問諸篇果亦不如此之多也學者誠因朱子之言而專師曾子於聖道有不可至者哉審若是朱子之功亦又大矣侍御潁川雙溪張君光祖屬藩司梓行傳布意深遠矣

解州志序

涇野子解志屢言及豈其在解久嘗匠心撰志耶志不可滑諸鑴具志之存云

予至解數月、秋官程君萬里率解士夫同州守林君與卿來曰解志教諭呂孟堅雖嘗采輯然尚未備且嚴也茲惟涇野子托焉未幾巡鹽雷石盧公亦曰判官可輟民事以具一方文獻柟乃使解之二三子分門纂錄或訪諸巖谷質諸耆宿徵諸史志藁且半今年春內濱初公巡鹽繼至亦若雷石子之命也且下檄同知張君敬之令以州之無礙官資為工食費解志因賴以就夫解轄五縣據條山撫鹽澤雷首之所盤抱黃河之所侵匯乃堯舜甸服之地神禹建都之

邦皐陶稷益之所治風后龍逄巫咸傅説之所産也然往稱沃饒而今多凋敝舊號時雍而近不免訟鬩但敦樸勤儉之風猶或存焉斯志之作豈爲工文而務博實欲舉古以化今然風之自則在仕乎其地者以續皐陶稷益之政俗之成則在生乎其地者以求風后龍逄巫傅之學也志凡二十二篇州歷序因革也州治稽建置也職官先統馭也官之所統有人故戶口次之又有土故田賦次之中條山解之鎮乎凡山皆由是出焉解鹽池其解之川乎凡水皆于此關

焉是故物產可知也、州貢可興也、禮俗可明也、兵匠可壯也、書院可崇也、亭閣可樂也、祠祀可修也、不見古之為政于斯者乎故官師列焉不見昔之起家于斯者乎故人物列焉然皆由選舉而出之往者不可考近者則章章也故選舉列焉斯其賢丘壠猶存而宰木尚拱與條山爭峻大河競長也尚不可為勸乎故陵墓終焉其校正訛失則學正周君文中云

高陵縣志序

縣父無志舊志多疎畧、弘治辛酉予忝鄉舉知高

縣有之未有如此釋義精詳者先生處父母之邦故神思獨注更序差役等項般手把人之憂

志往來京師篋載以行入翰林後秦晉之越歷河海之奔馳稿未或忘垂三十餘年斯編纔就今春學博楊子時亨以諸友之請使數士來謄此稿予以未真不敢從命乃懇以請發篋與之謄將終編徐侯宗義請加諸梓予固辭門人楊九式等曰國家百六七十年縣志不著豈非缺典況遇明侯欲行教化適今不梓後復如先矣式等取而詳加校書并增一二以答徐侯而劉岸又手圖三幅志益章章或曰志先地理附以渠堰何也曰昔在周漢之間井田既行溝洫未

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廢民食其利故不頌豊年則稱陸海阡陌既開鄭渠名秦白渠名漢而澧涝灞滻諸水南灌群胜東漕支渠亦因是以名也厥後官雖設而他委渠既久而或湮地征如初民力衰薄故地理渠堰志復初也建置之志録諸公署耳縣令裁減丞簿不設而局驛舘院之録不亦多乎曰清平鄉析于三原孝義安信張橋諸里析于臨潼縣如此其褊小也而稅課猶舊馬驢牛車之站猶給他地民日滋貧縣日滋罷其誰省憂故志建置以憫令也祠廟而後寺觀者何抑異端也

户租兵匠物產通焉一志者何曰兵匠之分物產之財皆出于户租耳洪範四五紀五曰曆數蓋有國者之所事也高陵小邑耳而述曆數不亦迂乎曰楊元甫元之大儒也被徵史局作授時曆雖成于辛巳之年實可千百世行之無弊也以其縣人也故述之耳禮儀見行有儀注諸書可勿抄畧矣曰儀注雖本于集禮而未備也又近年

聖皇御製孔子祀典記說未登會典窮鄉下邑之士安得聞之以柟從禮官之後嘗習聞於公所故因而

志之不敢隱也其附以縣俗者且本禮儀以示經常耳職官之考亦以存舊章也官師之傳秦公子市或爲君漢趙周翟方進或爲侯韓延壽或爲左馮翊采入官師豈不濫乎曰事有關于其縣者斯志之且去古則近去今則遠雖詳乎古猶恐其或畧也人物之志者凡以示後學耳生乎其前者非一二人然多不傳者生如株木歿如秋草惡乎傳傳之者言其眞可承式者也故長厚不如漢周文章叔端直不如唐于休烈博學守道不如元楊元甫孝廉不如今宋先生

皆非夫也節婦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昔有賢后人且以女中堯舜目之科貢恩蔭正人物也而又後之何也曰自科貢恩蔭而能學道即人物耳不學乎道焉科貢恩蔭而已矣則何以邸宅陵墓終志也王侯生曰宮邸歿曰陵大夫士庶人生曰宅歿曰墓故生有邸宅則歿有陵墓歿無陵墓猶生無邸宅也語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凡以慎其實于生前也原陵偶陵亦名稱乎曰道雖不足位則有餘故事有以位存者此之謂也又以示執政者防微

尊觀道脉錄者取是序並存之則錄不爲考亭罪汪君不從爲漢法宋也

之意也微不防夷狄之中國且陵墓矣

紫陽道脈錄序

休寧人汪尚和年已五十餘嘗數及予門一日出所輯朱夫子授受諸賢名姓行實一帙曰道脈錄謂予曰尚和亦嘗從學於陽明王先生王先生講知行合一之義切中時學浮泛之病顧學者聽之不審傳之太過遂至于貶吾朱夫子焉尚和是以深痛之倣伊洛淵源有是錄也使天下後世知朱夫子與一時門弟子問答者固非若今之論矣曰嗟乎朱夫子何可

評品可據末又軒輕得體非胷中有涇渭者不能爲此說

當也今已讀其書解其意乃又索其失而貶之是操戈而入室也但道乃天下公共之物有見一句聞一言窺一隙覦一瘢者著論亦無妨若或行在尺寸之近而言在千萬里之遠者是則可尤耳夫道脉録固可以見朱門躬行之實開時學之惑矣但録首序道統謂堯舜以來傳至龜山豫章延平晦菴晦菴又以傳蔡西山黃勉齋四十九人則又似以言語文字爲傳矣蓋龜山之學尚不及程門之尹焞而豫章延平恐又不可與堯舜周孔比倫若蔡黃諸君去程門楊

謝諸君又相逕庭矣至謂堯舜以來皆一人相傳則又使是道不許衆人為邪盖是道有數百年無人傳者有一時數人得者有數人所得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者是故舜禹臯陶稷契五人一時也成湯伊尹仲虺三人一時也高宗傅說二人一時也微子啟比干箕子伯夷叔齊五人一時也文武周召太公望散宜生六人一時也孔顏曾思閔冉孟軻七八人一時也周程張邵司馬六人一時也其他為之友者亦有之矣為之徒者亦有之矣今夫漢儒人所恥言也然如

此之謂節女婦可望而及者哭之為思例則令甲中並見是不可無錄以

董汲郭黃諸葛雖朱夫子且或譲焉况其門人乎隋唐諸儒人所不道也然如王仲淹韓退之雖兩程子且或取焉况其他人乎若是則道脉錄行亦可也

旌節卷序

旌節者旌安福人周君之配許氏節也周君諱梯雲以子侍御煦貴已贈監察御史許已贈太孺人矣奚旌乎其節也言乎其初也婦之抱節者亦多矣奚獨於許乎節之被旌者亦多矣奚錄於周乎許之節有五苦周之旌有三難夫許也年十七而歸贈君越二

風天下勵世為女婦者壯志堅潛德光矣

年而贈君殁琴瑟之好未及中世一苦哀毁幾絶即欲身殉止以七月之娠恐死圖存以紹周後二苦當是時父以其年少也欲使再適乃矢死靡他以事舅姑外無可資之親内無可仗之力誠孝所極鬼神可通三苦每自言曰生男吾守弗男弗生厥既生男曰天意有屬於夫家即二世獲嗣矣誓與存亡以告周人危疑自堅心等金石四苦侍御襁褓嘗得危病抱泣籲神寢食俱廢及其少長紡績資學給油伴讀辛悲叢懷猶昔在娠之日也五苦夫以如是之苦其旌

又何難耶、令甲守節在三十以前、　奏旌在五十以後、太孺人辛年四十有九格於長例一難、凡旌者先申舉矣則行查、行查矣則覆勘、覆勘矣則覈實、覈實矣則保結、保結矣則類請、經五移而後獲、若節婦或當覆勘而死、或當覈實而死、或未類請而死、其行雖烈也、皆中寢、太孺人五移皆未行也而卒、二難、其列雖當旌矣、然文滯於歲月、事稽於吏胥、苟非有力之家以及在顯之官、莫能成也、然而侍御前以諸生而含抑、後方釋褐而未命、三難、於是侍御曰吾母恐死

以存煦。煦既成立而毋志未顯。何以生為。乃遍訪掌故之儒。歷詢守節之家。得於桐城縣人陶亮之妾吳氏。亦四十九歲。孝廟特旌。又與陶鏞之妻鍾氏。陶繼之妻方氏。死後獲旌相同。乃言曰。煦毋守志於十九之年。比三十者。已前十年。其為志猶難也。煦毋死節於四十九歲。比五十者。止欠數月。若不死甚易也。其辭悽慘。人鬼泣聽。於是五苦之節始白。三難之旌遂獲於戲。許有侍御。則雖三難。亦無難矣。許無侍御。安知一旌不十難也。閭有太孺人。則雖五苦。亦不苦矣。

人苟非太孺人則雖一苦莫能堪也。是故凱風之婦、其子已七也、然猶以勞苦而嫁。孔悝之鼎、其先雖顯也、然猶以誣美為銘。故凡侍御之有今日者、皆五苦之所造也。由侍御言則謂之三窮焉。故凡太孺人之有往日者、皆三難之所始也。由吾儒言則謂之一理焉。子非母不成乎其為孝、母非子不顯乎其為節。子母二人更為一道、死生殊途、共永千載於戲。若太孺人者、真共姜夏侯令女之儔、而侍御痛太孺人之能秉節於家也、則必能秉節於　朝而不渝以與古名

賢班矣諸知侍御者皆爲之賦詠其事云

重刻許山屋百官箴序

百官箴者有宋山屋許君太空之所著也太空嘗讀周辛甲虞人之箴於是作箴四十有九篇蓋自左丞相以下至太子太保師友僚屬其諸司群辟亦畧具矣而於丞相經筵諫官尤致丁寧焉蓋將上以爲德下以爲民不啻儆百官已也初太空讀書[illegible]崌嘗受學於鶴山魏了翁先生與謝枋得爲友及廷對憂勤遴雜之策則謂使人君逸樂者宰相竊權之輿時相

涵山屋自官箴極足興起人惜未覽其全本讀此序窺一班矣余可以鑑鑑不可以無璥也涇野作之璥矣

深憾之他日有徐元杰者攻史嵩之私史陰殺元杰君萃三學諸生伏闕訟冤致論朝廷時政三事又忤賈相似道故雖行如此其高也官終運幹而止然則百官之箴豈為已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夫上有賈史專權以養寵賂而山屋雖欲行其志以作千官箴其柰何噫乎痛哉雖然賈史遺臭萬年而不足山屋之箴傳至後世為龜鑑尤有餘也自今觀之許與賈史當孰為得失哉始傳其書者門人李夢科從孫許再傳其書者六世孫璥英

三傳其書者九世孫亮熈夫山屋之子孫思其道傳其書且欲效其行至九世遠益昌熾如此也比貫史之子孫即有存者又不欲認之為祖者此尚不可為善惡者勸戒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一